

建設美麗的家鄉

——呂根澤的故事——

石文松 王石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書號 836 文學 193

建設美麗的家鄉 —— 呂根澤的故事

著 者 石 文 松 王 石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13/16

字數 15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7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定價(4)八分

攔了淺的小船

東北吉林省延吉縣，有個海蘭村。村邊有條小河，名叫海蘭江。這一帶，很像南方的鄉下，一眼望去全是一塊連一塊的稻田。住在這一帶的人，都是朝鮮族。

六月天，正是一年裏邊最忙的時候。男女老少全到了田裏，從早到晚，不管刮風下雨，人們也還是在田裏泡着，只有吃飯的時候，才直起腰來。就在這時候，可就有一個青年，什麼也不幹，總是在那靜靜的海蘭江邊釣魚。這個青年名叫呂根澤。一九五一年春天，他在龍井市人民中學畢業以後，在家裏已經待了半年了。

在這半年裏邊，他臉上從沒個笑影兒，成天皺着眉，不知道在轉什麼念頭。這和他在中學唸書的時候一比，完全兩樣了。那時候，他整天總是生龍活虎的，功課也還不錯，精神飽滿，生氣勃勃。他和我們這個時代裏的青年一樣，有着美

好的理想，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偉大的祖國。也是爲了這個目的，他在一九四九年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。他早就打算好了：初中畢業以後，上高中，唸完高中再上大學，將來就當工程師，或是當詩人，或是當農學家。當時的老師也對他說：「初中畢業以後你要爭取上高中，才能實現你的理想。」他爸爸也常對他說：「只要你有心唸書，不管你唸到什麼時候，我也願意。」

呂根澤初中畢業了業，除了上高中，他當然不會有別的打算。可是事情不像他想得那麼順利，他一連考了四個高中，一個也沒考取，原因是體格不合格。

這樣一來，在他的面前像是突然豎起了一堵高牆，擋住了他的去路。他只好咬着牙回到家裏。從此，他成天釣釣魚、看看偵探小說，過了一天算一天。

平時他一翻開報紙，總要心跳：看到這裏新修了一條鐵路，那裏新蓋了一座工廠，到處熱火朝天，好像只有他一個被扔在這偏僻的農村裏了。他想，說什麼也得離開海蘭村。村裏的人也覺得他不會老在村裏待下去的，把他看成是站台上等車的旅客，見了面第一句話總是先問他：「你幾時走哇？」他爸爸也不見怪，他原先自己省吃儉用地讓兒子上學，也並不是要他回家來種田的。

有一天，下了一場大雨，水淹沒了田埂。爸爸扛上鐵鍬急急忙忙地走了。當

呂根澤拿上釣魚桿正往江邊走，巧好望見爸爸在田裏放水，他一鍬一鍬地挖着泥，全身都有些發顫，花白的頭髮被汗珠黏成了一片。呂根澤看了，心裏有點難過。他想，爸爸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，全家四口人，光憑他一個人種田，自己年紀青青的反倒在家裏吃閒飯……可是，我又能够幹什麼呢？地裏的活一樣也拿不起來，再說一個中學畢業生，怎麼能泥一把水一把地去種田呢？

呂根澤呆呆地站了半天，還是釣魚去了。說也怪，這一天，他整整釣了一晌午魚，連條泥鰍也沒上鉤。

也就在這些日子裏，他寫了好些詩，把自己比成是一



輪被烏雲遮住了的月亮，比成是一粒掉在石頭上的種籽……

大好的時光也就在他身邊悄悄地過去了。

走上正路

呂根澤在家裏待了半年，他釣魚，他看閒書，爸爸並不見怪，都由他去。只望他把身體養結實了，再去考高中，將來好作大事情。

可是村裏的黨支部，覺得呂根澤老是這樣待下去是個大問題；再說村裏有多工作，像時事、政策的宣傳啦，推廣先進生產技術啦，都需要人幹，呂根澤是個知識分子，要是讓他幹這些工作，最合適不過了。黨支部就決定讓團支部好好討論討論，怎樣幫助這個青年團員走上正路。

開頭，團支部書記申千石就和幾個團員商量了一下。大家的意見不完全一樣。有的說：說服動員不頂事。他的「理論」可不低，說也不一定說得過他，難道他還不知道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嗎？有的說，他不參加勞動，就得好好批評他一頓。可是也有人說，他拿筆桿拿慣了，莊稼活怕也拿不起來。再說，他身體不好，他是想把身體養好了去考高中，想考高中也不是壞事，不能批評。

討論了半天，大家都覺得，今後要好好接近他，關心他，先看看他到底有些什麼想法？就好開導他、引導他。旁人只能幫助他解決思想問題，到底怎麼辦，還得靠他自己。好比一個迷了路的人，旁人只能告訴他往哪裏走，只能領他走，走路可還得靠他自己的兩條腿。

從這以後，那些年青人們，有事沒事，常到他家去串門。一到他家，總見他在看書，一見人來，他就把書往背後一塞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人們想和他說個話兒，看看他在想些什麼，那可難辦。呂根澤向來不愛說話。你問一句，他才答一句。你不說，他也不開口。這樣一來，人們事先準備好了的辭兒，也用不上。

人們把這個情況，反映給當時的團支部書記申千石。申千石總是不慌不忙地說：「不急，不急，慢慢地來。」

有一次呂根澤去參加團支部大會。散會以後，申千石和他一路回來。申千石就問他：

「你成天關在家裏幹什麼呵？」

呂根澤說：「看看小說。」

申千石說：「小說也有好有壞的，你看了些什麼小說？」

呂根澤讀的是：千奇百怪的偵探小說、亂七八糟的戀愛小說。那些小說的書名，他都不好意思說出口來。申千石好像早就知道了。他說：

「區文化館裏可有好小說，保險你看了叫好，不信你借幾本來看看。」

呂根澤自己原來也不覺得那些戀愛小說、偵探小說有什麼好處，只是閒着沒事，拿來消磨時間，就說這幾本小說，他看了又看，早看膩了。今天叫申千石一提醒，覺着這倒是件好事，不愁沒小說看了。

第二天他就到區文化館去，翻了一下書目，看看那些書名，就覺得不對味兒，找了半天，見到書架上有一本名叫「到共產主義之路」的書，是蘇聯烏克蘭一個集體農莊主席的札記，這位主席叫杜布克維茨基。他覺得這書名頂新鮮，就借了回來。

一回家，他翻開書來讀了五六節，立刻就愛上了這個杜布克維茨基了。杜布克維茨基是個共產黨員。他在黨的教育下認識到，農民們各管各地在小塊的土地上種莊稼，要想過好日子，比登天還難；只有實現農業集體化，全體農民才能過好日子。才能支援國家工業化。他堅決執行黨的決議，發動羣衆，建立集體農莊。

當他才工作的時候，馬上就碰到了一連串的困難。當初有不少人反對他，連他的丈母娘也罵他是騙子；富農分子要放火燒死他……可是，他和他的同志們，按照黨的指示，克服了一連串的困難，得到了羣衆的擁護，到底還是把集體農莊建立起來了。土地打成了一大片，拖拉機成羣地開來了，用科學的耕種方法來種地，年年增產，農民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，再也不愁吃不愁穿。

呂根澤整整讀了一夜，不知不覺傳來了雞叫聲，扉門的紙上透進一片乳白色的曙光。他推開扉門，清涼的風送來了甜味的稻香。他望着一片金黃色的稻穗隨風起伏，像是海蘭江上的微波。

他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那樣舒暢過，一夜沒睡，也不覺睏，倒正像是清早才起來。他過去也讀過不少小說，可是那些小說只能叫人迷迷糊糊，混身發軟，讀了這本書，却叫人想到很多的事情，叫人興奮振作，總想要幹些什麼事情。

他想到自己家裏的事。他爹叫呂吉浩，今年六十多歲了，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度過了五十多年，種的是稻米，吃的是糠，一想起那些日子，正像是做了一場惡夢。解放以後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，有了地，有了房，可仍然過得不寬餘。他老人家並不知道怎樣才能永遠擺脫貧窮的日子，覺得做莊稼活是沒出息的。

行當，總得設法供自己的兒子上學，將來才有好日子過。

呂根澤一想到這些事情就心跳，什麼時候，我的海蘭村，也變得像蘇聯農村那樣呵！

幾天以後，他在龍井市電影院裏看了「米丘林」的影片。

不知爲什麼，他原先想像裏的農學家，總是成天躲在高樓上的，穿着一件雪白的單衫，面前放着一張大桌子，桌上擺着好幾架顯微鏡，擺着一長條玻璃瓶。可是米丘林不是這樣子，他原先的文化程度也不高，他在偏僻的農村裏，苦心鑽研了六十多年，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後，他的事業更得到了很大的發展，他終於培植出來了新品種的果樹，這種果樹，在寒冷的地方也能生長。在蘇聯廣闊的土地上到處開着鮮花，多少人從他那培植出來的樹上，摘下了豐美的果實。他根據他幾十年來的經驗，創造了生物遺傳學說。

呂根澤的心裏也就活動開了，覺得在農村裏也能幹大事，也完全可以爲祖國貢獻出自己全部的力量。

可是到底怎麼個幹法呢？怎麼下手呢？他還是琢磨不出個頭緒來。

就在這幾天，團支部書記申千石來找呂根澤，要他担任一些宣傳工作。他一

口答應了。呂根澤平時對團組織分配給他什麼工作，他一向是不講價還價的。就是在這半年裏邊，雖說他的精神不大好，團的會議他一次也沒缺席過，每次去參加會議，不遲到也不早退，討論問題，他的發言，總是先在筆記本上寫好提綱。

自從他擔任了村裏的宣傳工作以後，工作也很認真，白天在家裏準備，晚上就去宣傳。

可是宣傳工作，做起來並不容易。他講講時事，講講蘇聯人民的幸福，講得滿好，要是讓他講生產技術，可就疙疙瘩瘩講不大清，聽的人也聽不清。因為他自己就不懂生產技術。逢這時候，他也爲難：想不到種莊稼也還有那麼多的學問。講政策，光唸唸條文還行，要是講道理，就把他難住了。比方說，有一次，人們問他：「咱們怎樣才能過像你講的蘇聯那樣的幸福生活？」他說：「不能着急，得一步一步地走！人們又問他：『怎樣一步一步的走呵？』」



他就成了啞巴了。這個問題，也正是他常常思索的問題。他知道咱們一定會實現社會主義，過蘇聯那樣的幸福生活。但總覺得這不是眼前馬上能辦到的事，不知道還過多少年。

這年十二月，呂根澤和村裏的黨員、還有幾個團員到縣委訓練班去參加整黨學習。

在訓練班裏，學習了農村的發展前途。他聽了縣委書記的報告，又聽了本縣金時龍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金時龍的報告，又看了本縣榆樹村吳益濬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圖片展覽會。他慢慢明白了：要實現社會主義，建立集體農莊，過蘇聯農民那樣的幸福生活，眼下先要搞互助組，搞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合作社搞好了，有了條件，然後再搞土地、牲口、農具都歸全體農民所有的集體農莊。集體農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不能等待，馬上就要動手幹，眼下辦互助組，辦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就是爲了建立集體農莊。辦好互助組，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對眼下就有很多好處：能多打糧食，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建設，能逐步改善農民的生活，不受富農的剝削。

呂根澤在訓練班裏聽到了這些事，看到了這一切，心裏的疙瘩解開了，海蘭

村一共有四個副村，旁的三個副村，去年已經組織了互助組，只有呂根澤他們那個副村還沒有。他決心回村去搞互助組，決心參加農業生產。

訓練班結束，當他回村去的時候，團縣委書記鞠勁秋來送他們，他緊握着團縣委書記的手說：「我回村一定要把互助組搞起來！」

第一課

呂根澤從縣裏受訓回來，馬上就和金京淑去找復員軍人金承龍，和他合計組織互助組的事，金承龍一口答應了。他三個就分頭去動員羣衆組織互助組。呂根澤回到家裏，放下背包，就和爸爸談互助組的事。

爸爸說：「這能行嗎？我這硬胳膊硬腿的，和人家擰在一起怕幹不了啦！」

呂根澤說：「還有我呢！」

爸爸以爲兒子和他說笑話，沒心聽下去，忙別的去。

呂根澤又去動員別人。有人聽了他的話乾脆就搖搖頭。有的就問他：

「互助組有誰呵？」

他說：「有我，還有金承龍，金京淑……」

人們一聽這幾個人名也就沒勁了。金承龍是個復員軍人，地裏的活好幾年沒幹了；金京淑是個婦女，地裏活兒不全；呂根澤就甭提了。和他們在一起能幹出個什麼名堂來呢？

呂根澤他們一連動員了好幾天，只動員好兩家。一家是呂福植，一家是呂今風。

開頭，他們覺得費了好大的力氣，才組織了個五戶的互助組，真不帶勁；後來想通了：問題不在戶數多少，就看我們幹得怎樣了；人家是怕我們幹不好，要是努一把力幹好了，來年就不愁沒人參加。

論做地裏活，金承龍比呂根澤強，大夥就選金承龍當了互助組的組長。

呂根澤的爸爸一見兒子當真參加了互助組，開頭有些不樂意，又一想，反正兒子在家裏閒着也是閒着，一時又上不了學，把他愁悶壞了，反倒更糟，也就順了他入了互助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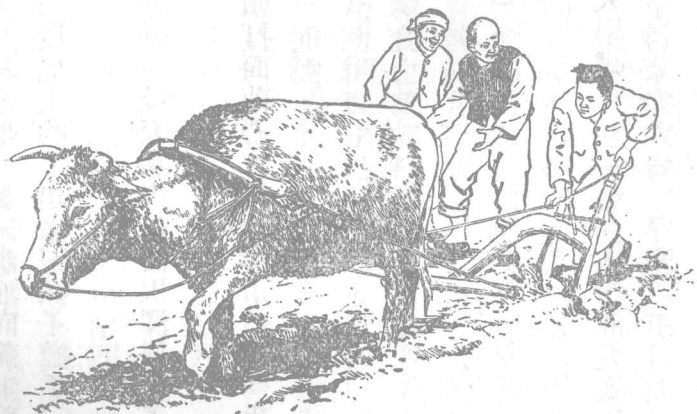
說話就到了耨地的時候，馬上就給呂根澤出下了難題：莊稼活兒，他都不在行，扶犁就更甭提了。他想，使拖拉機可不是一年兩年的事，不學會扶犁可就得碰釘子，不光增不了產，連地都種不上。他瞅着人家扶犁也不怎麼費力，想來學

會也不難。趁別人休息的時候，他就去試了試。

他扶着犁剛邁了幾步，就覺得不那麼容易了，用盡了全身的力氣，犁還是不聽他使喚。他往東扶，犁就往西歪；他往西扶，犁就往東歪。

犁鏵不是叫土咬住了，就是從浮土上滑了過去，東搖西擺，像是在篩糠。看的人都替他吃力。還沒扶到地邊，汗水早把他的小褂濕了個透。他幹幹歇歇扶了半晌的犁，伸手一看，手心血紅，手腕子軟得彎都彎不過來。他放下犁往地頭一躺，全身的骨節酸痛得快散了似的。

他睜眼看着藍天，天空像是浮着一簇簇的麻絲，眼睛都覺得發酸。幹這活兒可比不得釣魚，比不得看小說！往後的日子可長着呵……他又想到了那高中的大門和那寬敞明亮的教室……突然，在他的眼前出現了米丘林移植果木



園的情景。米丘林正扛着一棵果樹，弓着腰踏着雪，艱難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……他想到這些，彷彿聽見有人喊他起來，他猛的從地上跳了起來，搓了搓手，又去學扶犁。

扶犁不像想的那樣容易，可也不像想的那樣困難，幾天功夫，呂根澤學會了扶犁。

有一天，呂根澤正在地頭上休息，有一個老頭打面前過，見他穿着一身學生制服，覺得奇怪，就問他：

「你是在哪個學校唸書的呀！」

呂根澤說：「我是龍井人民中學畢業生。」

老頭吃了一驚，就問：

「那還幹什麼莊稼活？爲什麼不升學呢？」

呂根澤笑嘻嘻地答道：

「老大爺，我這就是在唸書呢！唸的是農業大學。」

要拿事實給羣衆看



快到插秧的時候，村豐產委員會連着開了幾次全村羣衆大會，推廣「正行式」的插秧法。往年，這一帶的人們插秧都不講究規格的，隨便亂插，增產也就有限。「正行式」的插秧法，秧兒要插得橫豎成行。這樣，就能合理地使用地力，又能增加棵數，糧食也就能打得更多。村豐產委員會要求各互助組百分之七十的水田都採用「正行式」插秧。金承龍、呂根澤、金京淑他們和組員們一合計，大家也同意。預備了繩子，繩子上拴上了紅布條當尺寸，接着就下田插秧了。

呂根澤和金京淑兩個在稻田兩頭一邊拉着繩子，一邊插秧。田兩邊的土很硬，插的手指頭都麻木了。他兩個顧了插秧又